

本斜陽古渡頭解包席地待魚翁
林遙見青帘影酌取青錢買酒醺
云中岳新武俠小說作品集

蘇基唐寅



龙虎风云榜

(台灣)云中岳著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龙虎风云榜



(加) 1111111111

1111

龙虎风云榜

(上、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49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6484-0194-7

(上、下)册定价:31.80 元

内容提要

年轻英俊、武功盖世的百了刀周凌云，家传《刀经总要》遭劫遗失，为追寻秘籍，竟卷入朱明皇室之间争帝的斗争，遭宁府神龙密谍、伊府潜龙密谍与四海盟、前军都督府侯爵指挥的飞虎会等组织的围攻。由于他信念坚定、武功高强、机智过人，历尽千难万险，粉碎了各方对他不留后患的追杀利诱；经历了与似敌乃友、风华绝代的俞柔柔，似友似敌、同生死共患难的“金牡丹”郭婷婷，亦友亦敌的文心兰三人间的爱情纠葛，终于平息了可能发生的战乱，免除了一场生灵涂炭的灾难，追回了失去的《刀经总要》，也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全书结构密不透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处处危机四伏，祸福迭变，令人眼花缭乱。人物个性鲜明，恩恩爱爱，亲亲仇仇、仇化作爱，亲也成仇。有些地方写得放肆而不庸俗，风骚决非下流，文攻武斗，对管齐下，各臻佳妙。阅读此书，看来不得为紧张后清闲中之一大享受。

目 录

一	君子易欺其方	1
二	吉人自有天相	17
三	柔柔力搏猛虎	32
四	迷离变幻非常	48
五	凌云小试牛刀	64
六	艳女文攻武斗	77
七	黛园柬邀高手	92
八	英雄秘室疗伤	105
九	二友中毒遭算	119
十	夫子小子逃亡	134
十一	冒名混入黛园	146
十二	深夜风波迭起	160
十三	座上客阶下囚	179
十四	策划指挥若定	194
十五	领导群雄突围	215
十六	名家高手厉魄	230
十七	百了刀一剑愁	245
十八	恩怨同盟仇敌	258
十九	虎形人至尊刀	269
二十	敌友纷纷夜访	281

二十一	刀剑两地生情·····	307
二十二	彩虹剑手遭擒·····	323
二十三	江亭拍卖龙女·····	341
二十四	雪中龙虎恶斗·····	358
二十五	四方风云聚会·····	375
二十六	彼被救此脱险·····	392
二十七	组成打击小组·····	406
二十八	闹梨园发隐私·····	422
二十九	镇国府遭明袭·····	433
三十	降服巫门凶徒·····	446
三十一	心兰软硬兼施·····	456
三十二	牡丹喜擒冤家·····	473
三十三	砰然惊破春梦·····	482
三十四	柔柔迎战元老·····	501
三十五	智取义择毒魔·····	519
三十六	刀毒联手显威·····	534
三十七	觅迹追踪挖根·····	547
三十八	擒敌迷魂吐实·····	564
三十九	昼入吕家大院·····	574
四十	伏虎降龙定乱·····	584

一 君子易欺其方

瑞雪兆丰年。

十一月的第一场瑞雪来势汹汹，把西山点缀成一片银色世界。

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积雪，每当雪霁，从京都的城头向西望，千峰万峦积素凝华，浑雄磅礴气象万千。

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出现在雪深及股的西行大道上，举步维艰。

满天飞瑞，罡风彻骨奇寒，白茫茫天地一色，无尽的积雪原野，看不到任何的生物。

他是唯一活的生物，但由于将羔皮大袄反穿，下身的棉裤与短统靴也是一色白，因此如不走近，很难发觉他到底是不是人。

这种天气，反穿皮袄的人太反常了。

这条大道通向玉泉山，绕瓮山的南麓而过。

玉泉山与瓮山，都是从西山向东伸出的尾间。

那时，玉泉山有许多名胜古迹，瓮山却童山濯濯，土色暗褐焦黄，毫不起眼。

后来的满清皇朝，乾隆帝替他老娘庆花甲大寿，在这里大兴土木，建寺庙、筑清防园，改名为万寿山。

这一带便成禁苑，瓮山的粗俗山名，从此永远消失了。

两座小山相隔约五六里，大道在两山中段，向北岔出另一条小径，道旁建了一座颇为美观的八角亭。

自玉泉至西山，沿途皆建有皇亲国戚的园林别墅。

因为这一带的大道极为平坦广阔，两旁的行道树非榆即柳，歇脚的亭台都建得华丽浑雄，而且设备齐全，停车驻马的设备不差。

亭口站着一位穿玄狐长袍的人，同质三片瓦风帽系起掩耳，露出颇具威严的面孔，大八字胡颇为神气，精光四射的大眼一点也不现老态，背着手站在亭目眺望。

他的目光追随着渐来渐近的旅客，眼中的精光不时变幻，流露出猛兽猎食时的特殊光芒。

旅客也发现了亭口的人，一步步沉稳地向凉亭接近。

这人除了一双神光炯炯的眼睛露在外面之外，全身部裹在衣裤内，连双手也戴了白色的皮手套。

反穿的羔皮大袄衣尾下，露出的八寸左右长短的刀鞘，是除了双目之外，第二种不与雪同色的色彩。

旅客终于止步，冷然盯视着站在亭口的人，眼神微变。

对方欣起掩耳，可知必定有意露出庐山真面目，让旅客知道他是谁。

似乎，两人的目光眼神都含有敌意，有意斗眼神气势，都想逼对方先示怯。

“郭智先，你要阻止我吗？”旅客终于发话了，声如洪钟，震得亭上的积雪簌续飞坠。

“你一定要去吗？”亭口的郭智先不但不回答，反而沉声反问。

“一定！”旅客的答覆斩钉截铁，不容怀疑误解。

“不要去，周老弟！”郭智先口气十分诚恳：“陈世杰绰号叫翻云覆雨，代表他的为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他会用任何手段送对头下地狱。”

“我知道。”

“你不该三天前就派人送警告帖，给予他充足的时间玩弄阴谋诡计。他不可能和你公平决斗，因为他已经知道，你在这五年兵荒马乱、血流漂林的天下大乱期间，将无愧刀的绰号，改为百了刀。”

“不错，我已经把无愧刀的绰号，埋葬在天地之外，性格有了惊人的转变。他是否公平决斗，那是他的事，面对乡亲故人，我宁可

以本来的无愧刀周凌云的面目，把他当成英雄对手公平决斗，他要你来阻止我？”

“他确是放出风声，我是闻风而来的、他不知道我来，我无意阻止你……”

“很好，后会有期。”

“小心了！”

“谢谢关照。”周凌云抱拳施礼，昂然踏上北行大道。

郭智先盯着他的背影，摇摇头苦笑。

周凌云走了十余步，突然止步转身，沉声问：“郭兄，五年前，引诱刘六兄弟遍反赵疯子三兄弟，连累我无愧刀周凌云破家的人，除了翻云覆雨陈世杰之外，听说另有主谋，郭兄是否知道一些线索？”

“那时，我在京城，在大定大意活佛身边行走，怎知家乡所发生的事？”郭智先郑重地说：“大定大慧活佛陪侍皇上，在豹房训练侍卫，琐务繁忙，我一步也走不开，你的事我次年才弄清楚呢！”

“当年太监谷大用身边，有位叫幻腿杨宏的人，经常在豹房走动，陪皇上激鞠，脚法细腻，甚得皇上欢心，这人目下。在何处得意？”周凌云继续追问。

“好像三年前随军出关到辽东去了。他是天津卫的军户，至关外谋发展。听朋友说，他主要是去找长春门弟子切磋武功的。哦！你找他有事吗？”

“想求证一些技节。郭兄，谢啦！”

“不客气，目下我在京城，有事不妨来找我。”

“一定！”

周凌云大踏步走了，郭智先留在亭口发了半天呆。



山坡上生长着合抱大的快树，光秃秃的枝头积满瑞雪，一串串

焦干的槐荚挂满枝头。有钱人家不吃槐豆，所以留在枝头点缀着隆冬。

槐林的后端，院门楼匾额上的两个朱漆大字十分醒目“槐园”。

方方正正的大四合院，大院套小院，里面的房舍真不少，陌生人冲进去，真摸不清方向，不知身在何处，下五门的朋友最不喜欢这种地方。

站在槐林的路口，周凌云向里外的院门楼张望片刻，虎目中冷电炽盛。

单人独刀往这种郊外的大院闯，那是相当危险而极为愚蠢的事。

尤其是对方已有所准备的时候。郊外的大户几乎全是豪绅大户，豢养打手保镖平常得很。要不就是年轻力壮的子弟众多，有警时抄起刀枪一拥而上，足以抗拒一小队的盗匪。

目光扫过两侧的槐林，他突然脱掉皮风帽与手套，揣入百宝大革囊，脱下羔羊皮外袄挽在左臂弯上，冷冷的一笑。

布满风尘之色的面孔，涌起森冷的笑意，挪了挪插在腰带上的连鞘狭锋单刀，胸膛一挺，昂然举步。

积雪盈尺，天寒地冻，不可能有人在外走动，连家犬也窝在家里不肯出门。

走了百十步，他突然向前一仆，沉重的身躯没人浮雪中，左滚两匝沉稳地站起。

两支狼牙在他仆倒时的刹那间，从他的背部上空一掠而过，发出破风的慑人锐啸。

箭过后才传来弦声，可知箭比声音跑得快，发箭人的臂力十分惊人，可能使用两个力的弓，相当霸道可怕。

后背部发箭偷袭，百发百中，而且有两个人同时发射，距离约在五十步内。

按理他决难逃过大劫的，但他居然逃过了，像是脑后多长了一

双眼睛。

又射来两支箭，在前面决难看到劲道如此快速的箭影，但在他的眼中，居然可以看到两颗寒星。

是后隐身在槐树后的人发射的，两个家伙皆穿了一身白，可能早就隐伏在某处地方，等他经过后，从他身后发箭暗袭。

他左跨一步，右手一把扣住以高速射来的一支箭。

两个箭手大吃一惊，不敢再发射第三箭，闪身躲在树后不再现身。

他丢掉箭，徐徐转身。

“陈世杰，你没有丝毫武林人的豪气！”他向半里外的槐园大叫，震得槐树上的积雪纷纷下坠，枯枝的折断声大作：“好，我晚上再来！”

晚上来，表示不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了。

一声忽哨，两侧树林内积雪飞溅，先后从雪下跃起九名男女，全都是身手矫捷，手中有刀剑的高手，他立即陷入九方包围。

五十步外的两名箭手，也向这儿飞奔。

箭上弦刀出鞘，杀气好浓好浓。

在他来说，受到二三十个人的围攻，可说是家常便饭，他用不着在对方合围之前逃走。

“冤有头，债有主！”他冷厉的语音已表示出他毫无偿意：“在下找的是翻云覆雨，与诸位无关。就算诸位冲武林道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也该等款云覆雨出面，三头对证，让诸位明白谁是谁非，再决定该不该插手，以免翻云覆雨担上陷朋友于不义的罪名。朋友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诸位难道也两肋插刀助纣为虐？那会有损诸位的声誉的，对不对！”

“少给我说这些教人伪善的陈胜地调。”对面年约半百，生了一双胡狼眼的人厉声说：“告诉你，咱们与陈毛弟有过命的交情，够了吧！”

“够了。”

“你就是三天前，派人投帖的……”

“不错，是我，百了刀周凌云。”

“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你知道咱们是谁？”

“听说过，阁下手中的剑十分锋利，剑身近愕处刻了一个骷髅头，应该是属于渔阳三煞的老大，天煞甘一元的鬼剑。除非天煞死了，不然这把鬼剑，决不会落在阁下的手中，最可能的是，阁下就是天煞甘一元。”

“知道甘某的来历，你还敢在这里找死？”

“在下的刀，会过不少凶横恶毒的牛鬼蛇神。”周凌云神色丝毫不变，并没被对方的吓人名号所惊：“当对方逼在下必须动刀时，在下从不介意对方是何方神圣。阁下左右两位仁兄，想必是地煞符永安与人煞武不平了，在下没料错吧！”

“你好大的胆子，敢在咱们渔阳三煞面前充人样称英雄……”

“呸！你们渔阳三煞算什么东西！”周凌云冒火地大骂：“山东响马横扫天下期间，见人就杀，血流成河，你们三个狗都不吃的为祸江湖黑道三霸竟躲进渺无人迹的黄山山区不敢出来，怕碰上白衣军枉送性命，十足是欺善怕恶的贪生怕死胆小鬼。而我百了刀依然在天下各地出生入死，你这杂种居然活不知耻在我面前说大话！”

一声厉吼，三把剑突然风雷骤发，激射的剑光有如无数电光集中汇聚，愤怒之下突然发起猛烈无匹的抢攻，攻势之凌厉惊心动魄。

雪深盈尺，闪躲腾挪十分不易，被围的人身法再灵活，也会因脚下无法完全用力而影响活动，想脱出汇聚的刀山剑浪实在困难。

“一了百了！”周凌云的叱声有如天雷狂震。

谁也没有看清他的刀是如何出鞘的，按理他决难在毫无机会下将刀拔出。

不但刀拔出了，而且行电光石火似的致命一击！

刀气进发，熠熠刀光从攻来的剑山空隙里闪烁，人与刀浑为一体，脚下并不因积雪而浮动迟滞，刀光带着劈风的锐厉刺耳怪啸，斜射出三丈外。

“呀……”天煞闷声叫，直冲出三丈外，再发出了一声凄厉长号，一头栽入白皑皑的浮雪里挣命。

右肋已被剖裂了一条大血缝，骨断肉开，五脏六腑向缝外挤。

“噉……”地煞人煞同声厉叫，也踉跄伸剑前冲，噗噗两声冲倒在三丈外。

肚腹被剖开了，积雪中腥红的血迹触目惊心！

“啪！”一声响，周凌云掷刀入鞘，将左手的皮袄搭上肩头，神色冷森，摄人心魄。

“诸位，在下不知诸位是何来路，也没有知道的必要。”

他向惊呆了的八名男女冷冷地说：“我说过，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只要不想杀死我，你们是安全的。”

“这……这是什……什么妖异邪……邪门刀法？”

一位以鸭舌枪当拐杖，也当兵刃使用的花甲老妇，如见鬼魅般拖枪后退，眼中有骇绝的神情流露。

“你们也上吗？”他慑人的眼神缓缓扫视一匝。

“咱们认……栽！”一个壮汉几乎语不成声。

“在下要进槐园找翻云覆雨！”

“这……”

“诸位有什么宝贵建议吗？”

“不要进去……”花甲老妇说。

“有合理的解释吗？”

“阻挡失败，他就走了。”老妇用鸭舌枪向远处的院门楼一指：“他就躲在院门楼上看天色。”

“这贪生怕死的杂种！”他破口大骂。

“你要进去杀他的家小吗?”

“没胃口,我说过,冤有头,债有主。”

“我们……”

“你们可以走了!”

“老身承情。”花甲老妇转身便向南走。

其他七个人一言不发,撒腿狂奔。

他静静地眺望北面的槐园片刻,拾起皮袄穿上。

“姓陈的,我一定会找到你!”他舌绽春雷大叫:“我在天底下人世間等你,债是赖不掉的!”

人既然走了,追踪谈何容易?

这时闯入槐园搜寻,反而贻人口实。

他已经从权威性人士处,打听出槐园是京都一位京官的产业,并非陈世杰的家。陈世杰仅受雇经管槐园任总管,带了家小在槐园安居纳福两三年而已。

就算他能摆出歹徒恶棍面孔,冲进去找到陈世杰的家小逼供,那些老少妇孺怎知道怕死鬼的去处?

略一整衣,他扭头大踏步离去。

仅走了三五步,右后侧的积雪中,积雪不疾不徐地散裂,挺起一个人的上半身,右手一扬,一道细小的电芒破空而飞。

电芒细小,速度不太快,所以飞行时无声无息,发射人是行家中的行家。

他的戒心已完全消失,风雪中也难以听到积雪散裂的轻微声息。

右大腿后侧利器入体的小震动,却被他感觉到了,戒心从新兴起,讶然转首回头。

这瞬间,他看到了积雪微动。

发射电芒的人已经不在原处,积雪正向下陷落,填补因藏人而形成的坑洞。

他一声低哼，身形电射而出，速度化不可能为可能，似乎突然消失了。

“砰！”一声大震，枝断雪坠，势如暴雨。

他消失的身影，却出现在树下。

原来他控制不住身躯，撞及一株老槐树，反弹倒地，树上坠落的积雪盖住了他，狼狈已极。

这株树，距离他起步追出的地方，已在五十步以外。

这是说，在眨眼之间，他乍隐乍现，竟然超越了五十步以上的空间。

一条白色的淡淡人影，从他撞及的槐树后电射而出，冉冉而逝，速度也骇人听闻，几若电射星飞。

但见淡淡的白色形影，贴浮雪飞掠，雪上竟然没有留下痕迹。

他所追逐的五十余步空间，雪地上也没留下任何痕迹。

两人的轻功，比踏雪无痕更高明多多。

他发出一声愤怒的呻吟，吃力地挣扎，抖落满身的积雪，吃力地从怀中深藏的贴身荷包内，掏出一只小玉扁匣，取出一颗淡褐色的丸丹吞下。

似乎脱力的手，从右股后探索，最后拔出一枚灰色的四寸长扁针。

“天杀的卑劣混蛋！”他恨声咒骂。

将扁针藏入百宝囊，他坐在雪中调息。

片刻，他成了个雪人，要不了多久，他可能被冻成一个冰人，人在这种气候下寂然不动，能支持多久？

□□

□□

□□

八角亭中，多了一个人。

一个全身裹得密不透风，仅露出双目的人。

郭智先仍然站在亭口，似乎不知道身后亭中多了一个人。

八个男女狼奔豕突，凌凌落地沿大道飞奔，奔过亭口，奔上至京城的大道，最后通过的人，是那两位挟了弓的大汉。

“他们溃败了。”亭中人阴森森的语音，带有三分鬼气：“好像少了几个人？”

“唔！是少了几个人。”郭智先无动于衷的声调怪怪地：“少了渔阳三煞。”

“死了？”

“大概是的。”郭智先的语调毫不带感情，似乎死了几个人平常得很，没有大惊小怪的必要。

“渔阳三煞是黑道的风云人物，武功与剑术都是第一流的，怎么可能……”

“第一流的又怎么样？他们所面对的高手中的高手，却是超等的，第一流的派不上用场！”

“对手到底是何来路？”

“百了刀。”

“唔！我听说过这号人物，你知道他的根底？”

“我该知道”

“我在听。”

“他是霸州文安县的小田庄小主人，家传武学极为出色。十四岁，他的刀法便誉满燕南五府六州。

那时，他用的是直锋尖刀，技巧、灵活与威力皆比弯锋的单刀稍次，堂堂正正古板板，所以绰号称无愧刀。与人交手，他用刀背的机会比用刀锋多。

十八岁，巨盗白英大闹京师后南遁，与齐颜名刘家兄弟山东吻马举事、汉景五条愿文蛋一岛渔疯子三兄弟人次，他周家田庄被波及，庐舍为墟。

从此，他发誓要找到勾引刘家兄弟洗劫文安的人，五载于兹，

行脚天下，出生入死。五年，他的刀改变了，改成刀身有弧形的狭锋单刀，威力陡增，绰号也改为百了刀。

意思是说，刀一出，一了百了。所以，渔阳三煞，定凶多吉少，就此百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你怎么知道他如此清楚？”

“我也是文安人，与大奸大恶的太监北坟张张忠是近邻。北坟张与死鬼奉天征讨大元帅刘家兄弟是把兄弟。”

“你没牵涉在内吗？”

“与我何干。”郭智先轻描淡写地说。

“他是谁？”

“周凌云。在家乡，他叫我郭大爷；现在，他叫我郭兄，我不怪他。你又是谁？”

转身回顾，亭中鬼影俱无。

“咦？这家伙会五行遁术！”他毛骨悚然的自语：“他问这些事，有何用意？我真得防着他一点，日后说不定会成为祝害呢！”

□□

□□

□□

京都城外正在大兴土木，一般市街已具规模。

自从前年岁，响马白衣军直薄京师，京师城外大火将旬，城外的街坊市集尽成瓦砾场，元气迄今还没复旧。

郊区的村镇也不曾恢复旧观，重建的工作仍在进行。

阜成门外的古刹天安寺，与名道观白云观，并没受到破坏。

目下附近的市街规模已具，新的市集比旧市集更显得整齐些，真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从白云观南端，向东南伸展出一条小街，直伸至天安寺，是城西郊最繁荣的一条小街。

这里属宛平县管辖，宛平的捕房，每天都派了几位巡捕巡查，